

標幽賦的臨床指導與對美國中醫教育的啟發

葉羨敏

標幽賦是金元時期著名醫家竇漢卿所著。該賦文字精煉、言簡意賅、論述準確，以其千餘字之短文，卻將行醫之道、人體經絡、針法、灸法、治療理論及穴位選用，皆囊括其中無所不及，其針法、灸法更有其獨到之處，此賦對針灸醫理、醫道論述層次之深之廣，堪為絕品，對當今針灸醫師起極重要的臨床指導作用，對中醫藥教育更有暮鼓晨鐘之效。

本人目前從事中醫臨床工作，也有幸在中醫學院任職多年，接觸的病人各式各樣，學生也是千奇百怪，由於職務的因素對休士頓西醫院和臨床同業們也有所接觸，而鄭美鳳教授此次帶來「標幽賦及其對臨床意義」的講題，實在是對本人目前的工作再次梳理，令人有撥雲見日後清新的感覺。

首先談談標幽賦對當代中醫臨床的指導，賦中對針前醫患的準備、時令的配合、經絡氣血的循行、針刺手法的強弱深淺、穴位的選用搭配、針刺意外的預防與禁忌(王報春等, 2003)、乃至醫家該有的道德與情操皆有述之，至今仍實用可行。然而，美國的臨床針灸醫師概略分為兩大類，一為在本國接受中醫教育懂華語者，另一類為在美國接受中醫教育者。前者雖因有較扎實中醫基礎理論的支持及華人背景，對理論的實踐和理解亦較為迅速與廣泛，但礙於離鄉背景，爭生存等因素，許多開業醫師身兼多職，對針前醫患的準備、病因、病機的審視、針灸手法的應用、中西醫學知識的增長、乃至醫家該持有的道德與情操似乎逐漸淡忘，甚至已顯不足。患者對許多針灸醫師而言，猶如在汽車裝修場中待修的車輛，此類針灸醫師的基本手法可能不是問題，但現今生活多樣化所導致的複雜病況，確因針灸醫師必需應付異鄉的生存，無法重拾書本，探訪明師，與時俱進，對於中醫再教育的課程也僅於應付了事，導致個人醫學學術水準停滯，加上美國中醫教育環境、中醫醫療和保險體系尚未成熟，有待改進之處，仍不可勝數，病人就成為最終的受害者。而標幽賦就以這短短的千字箴言，從經絡的基礎理論、穴位的應用、針灸技術和手法、甚至在醫理、醫道中時時提醒從事醫療行業的我們，必須溫故知新，審時度勢，並從治神、養身來修習個人內在的道德水準，進而視病如親，精進技能，解除病患的痛楚。

而標幽賦對另一類為在美國接受中醫教育者，有著更重要的啟蒙和指導作用。在美國接受中醫教育者，其背景往往非醫學相關領域或僅有西醫基礎，且多數無法聽、說、讀、寫中文。在其學習中醫過程中，往往是經過翻譯而學習中醫的，對醫學知識的累積是速成的、是片面的，根基是淺薄的，中醫是建立在中國哲學基礎上地，但在美國接受中醫訓練者，有多少人對中國傳統和哲學有深刻的體悟，即使自恃是華人並自幼浸淫於中華文化與接受中文教育的我，都無法領會其中的奧妙，更堂而皇之，要求這些金髮碧眼的西洋人，以短短四年的學習期間，瞭解中醫與時辰、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等自然之理，進而步入防病、治病的殿堂，這對在美國接受中醫教育者，實在是一種奢求。雖然多數西洋人無法充分理解中醫治病之理、之法，但截取重要觀念及思想，要求學生們生吞死背還是做的到地。標幽賦闡釋數種針灸手法及臨床注意事項，例如左手重而多按，欲令氣散，右手輕

而徐入，不痛之因，以及空心恐懼，直立側而多暈；背目深掐，坐臥平而沒昏 (尚少卿, 2003)，至今仍舊放諸四海皆準，文中對九針治病的方法，臨症取穴、配穴的敘述，對於許多賴以西醫理論和診斷，卻想以中醫針灸、中藥來治病的洋學生們，雖然治療效果有限，亦不易徹底根除疾病，但依舊取得了部份臨床指導的效果。對於一些學生學了一點中醫知識或西醫理論就以為懂中醫而到處吹噓，標幽賦卻樸素地從時令、氣節、病人體態，與經絡氣血盈虧來審視病情，更要求醫者思想集中、精神貫注如擒虎沉著、果決；如待貴人般莊重、審慎 (王淑珍, 1999)等來執行醫療的神聖工作，其不花俏、重實務，實事求是的特點，正是許多講求時尚的現代學生，應該學習之處。

標幽賦中樸實無華地鋪陳針灸之理及醫家之道，實在是從事中醫藥臨床工作者的重要標竿，而中醫針灸教育者更應奉其為歸臬，唯有以身為大醫為己任，方有成為大醫的可能，也才能生生不息的繁衍、教育出良醫，中醫教育也得以不斷的延續擴展，中醫方同西方醫學攜手澤被全人類。(4.2011)

參考文獻

王報春, 劉超, 何偉曄 (2003) 《標幽賦》針法灸法學術思想淺析. *JCAM*, Vol. 19, No 2

王淑珍 (1999) 針灸經絡腧穴歌訣白話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161-172

尚少卿 (2003) 中醫針灸處方學. 臺北: 啟業書局, 962-963